

对仙公传

彬自馆於令侄莢之丹阁书屋，与侄孙辈同事笔砚。居馆後始谒翁。渐且稳知翁素行之高矣。翁建有培桂，轩博、映楼，间有四时花木，涉以成趣。入不啻陶径，处不啻邵窝。晋接立谈间，或及古今文籍，或及世务家言。皆不类寻常俦伍，非惟邑侯外翰，不克悉其芳踪。即里党姻娅，亦不能知其著述。岂在老师宿儒下哉！“夫学须静也，才须学也，非学无以广才，非静无以成学。”翁自稚年即奉庭训，负笈挑灯，积学不辍。其奋力青云，有志上达如此。迨志未遂，决意不事场屋，仅以胶庠，老非厄於文，而厄於运，为迁就之计也。於是家居，训子若孙，寸阴是惜。不出户庭，一毫不肯放过。翁好恬淡，古所谓非澹泊无以明志者，翁有之；翁好宁静，古所谓非宁静无以致远者，翁有之。齐眉之庆，固属天分，亦翁硕德所致非微幸获也。翁当强仕时，尚未举子，名师益友劝以纳宠为急，翁则怡然对曰“生平无事不可对人言，岂於嗣息一道，独不可相信以心哉！”迄今子望名登，嗣孙群立，侄子侄孙视之一体。今虽各爨，犹同居共室也。且修家乘以睦宗族；禁赌奢以示后人。所谓

敦叙九族，扩胞与之量以为燕翼贻谋者，非翁而谁？然而芳踪著述，其谁识之。若非朝夕与处，促膝谈心，终难得翁之为人矣。今则富贵福泽徵应於其身者，岂浅鲜哉！是为传。

乾隆癸未 季冬月

後学邑庠生 曾述彬顿首拜撰